



讀吳荔明

《百年家族—梁啓超和他的兒女們》

文字工作者

吳 銘 能



百年家族—
梁啓超和他的兒女們
吳荔明著
立緒文化 / 9101/320 元
ISBN 9570411414 / 平裝

由梁啓超的外孫女、梁思莊的女兒、現任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系的吳荔明教授撰寫的《百年家族—梁啓超和他的兒女們》一書，是近年少見的家族記憶文字；透過文獻與長輩口述，梁啓超這位在中國近代史上鋒芒耀眼的人物，他的家庭生活與教育兒女的方式，在作者筆下，有著細膩生動、溫馨感人的一面，本書不但是一個家族的歷史，同時字裡行間勾勒出一個動盪時代知識份子的遭遇，令人掩卷而嘆！

要瞭解一個人的家庭背景，家書、老照片與童年回憶，是最可寶貴的憑藉，也是最值得採信的資料。梁啓超有絕佳的生花妙筆與創作天才，一生寫下將近一千五百萬字的文章，筆鋒帶著濃郁情感，論文采動人的魅力，迄今鮮有人能與之相提並論，而他留給後人的家書，不論是家屬後代，或者一般讀者，都不能不被那充滿活潑趣味、感情澎湃的筆調所吸引！這些數量可觀的家書，為作者提供了寫作本書的絕好條件之一。另外，作者長輩（舅舅與姨媽們）的深刻記憶與老照片，以及作者親聆母親的教誨等，均使得本

書在寫作準備上，得到進一步的保證。值得一提的，本書作者在十餘年前就寫出〈浩瀚書海中的女領航員——我的媽媽梁思莊〉（《人物》1985年第2期）與〈梁啓超和他的兒女們〉（《民國春秋》1991年第1期、第2期）文章，本書是由這兩篇文章擴展而成（作者序言），此後又歷經了停筆又提筆的周折，以及作者對公公梁啓超的蹤跡廣東新會故居、天津飲冰室書齋、北戴河別墅、香山墓園等地親履憑弔，加上上述多重條件，本書的生動精采，引人入勝，也就理所當然了。

拜讀本書之後，對於作者的用心貢獻，提出以下三點說明。

一、研究梁啓超日常生活有了補白作用

梁啓超文章一瀉千里，揮灑自如，除了天賦之外，其用功勤快也是常人不及的。他的記憶力特別好，自言《史記》能成誦者有十之八九（注1）。根據許多學生輩的回憶：梁實秋說他「在筆寫的講稿之外，隨時引證許多作品，大部分他都能背誦得出」（注2）；謝國楨說賈誼的〈治安策〉，梁啓超能背全文，「他一面吸著紙煙，一面走著；一面背誦，一面講解。我很驚訝」（注3）；黃伯易說「他每天必得看完《京滬日報》和一本與《新青年》等齊厚的雜誌，還得摘錄必要材料。每天固定要讀日文和中文書籍，縱在百忙中也全不偷懶」（注4）；李任夫說「他每次來校，坐的都是自備馬車。他在車上是手不釋卷的，一進校門，才把書裝進提包裡，但一到教授休息室，他又把書展開了。他真



是一個好學不倦的人」(注5)。

上述都是有實際接觸過梁本人的印象追憶，說明梁啟超的才情與孜孜矻矻努力是分不開的。

最有名的例子，習慣熬夜晏起的梁氏，到南京講學期間，每星期有三天爲了趕上歐陽竟無七點半的佛學課竟能六點鐘起床(注6)。

以上這些跡象，已多被學者研究引用，而梁啟超還有許多不爲人所知的逸事，作者累積長期的訪談，把這些回憶與家信系統排比整理出來，使後世對梁啟超的家庭生活有了完整的輪廓。如本書記載梁啟超如何全神貫注構思文章的情形：

一次他下班坐包月車回家，一路上專心地醞釀一篇文章。回到家時，文章腹稿已成，煙頭卻把棉衣燒了個小洞，他自己一點沒察覺。(原書頁6)

作者描述梁啟超全家用餐的情形是這樣的：

天津家中吃飯也很自由，公公坐在中間，必等人都到齊後，由他先拿起筷子才能開始吃，他在飯桌上天南海北不停地講。誰先吃完飯誰可以先走，有時公公和婆吃得慢，最後只剩他們兩人，也毫不介意，他仍和婆興致勃勃地聊天。誰吃完了離開桌子，又過一會再回來吃些菜，都不會受到任何干涉，因此，全家把吃飯時間也看作是每天團聚交流感情的好時光，既可飽餐一頓，又可聆聽公公有趣的談話，每到此時大家都無拘無束地圍坐在一起，十分高興。(原書頁19)

梁啟超有一位第二夫人，外界知道的情況不多，作者爲我們披露完整內容：

婆的身世很悲慘，四歲時不幸父親猝死，繼母虐待她，他從四歲到十歲被人轉賣了四次做丫頭。最後隨李蕙仙來到梁家，那時她已十幾歲，梁啟超才給她起了個大名，叫桂荃。一九〇三年，她十八歲時在李蕙仙的主張下和梁啟超結了婚。公公說婆「是我們家極重要的人物」，二舅思成說婆是個「不尋常的女人」。她雖出身貧苦，沒有機會讀書

識字，但自幼聰明伶俐，勤奮好學，和公公一起流亡到日本後，接觸到日本現代文明，接受了新思潮，開擴了眼界，很快學會了一口流利的東京話。她既是李蕙仙的得力助手，又是她各項意圖的忠實執行者，也是家庭的主要勞動力，並負責家務方面對外聯繫。她負擔著一大家人的飲食起居，用慈母的心照顧著孩子們，她每天督促孩子們做作業時，坐在一旁聽孩子們讀書、寫字，他也跟著讀，就這樣她學會讀書看報，還會記帳，寫簡單的信。她同樣也很理解公公的事業，爲了使公公專心工作，她忍辱負重，委屈求全，使得家庭和睦安定。(原書頁23至24)

此外，梁啟超的天津飲冰室書齋位置、內部的格局安排、房內的擺設、藏書寫作的環境、會客的情形……等等，不但有藍圖繪製與照片佐證，而且又有文字說明與生活回憶片段的細膩接合(原書頁57至65)，而梁啟超四至北戴河養病的情形，作者也娓娓道來，如數家珍(原書頁67至84)。上述種種瑣碎細節，大多是首次公開的口述史料，有不少還是躲過文革浩劫的家信與照片，尤顯得彌足珍貴，對撰寫梁啟超傳記具有很高的歷史價值。

二、啟發教育兒女的省思

梁啟超有三個兒子是院士(梁思成、梁思永同時在1948年當選爲中央研究院院士，梁思禮爲中國科學院院士)，在近代是極爲罕見的。梁啟超對兒女諄諄教誨，用情至深，不管在未來事業的提攜，或者是做人處世的修養上，均表現善盡慈父的職責。尤其展現現今留下大量書信，他對兒女的款款深情，處處流露關愛的情懷，是一個成功的典型。

在旅居國外期間，梁啟超指示大女兒梁思順全權管理弟弟妹妹們的學業、生活、經濟，及時書信向梁啟超會報。(原書頁148)對於兒女的婚姻，梁啟超的做法是先留心觀察看定一個人，然後介紹給兒女，最終由兒



女自行決定，他自認為「這真是理想的婚姻制度」，女兒梁思順與兒子梁思成就是如此完成終身大事的。(原書頁 144)

對於做學問的方法，他給梁思成的教導是「猛火熬」與「慢火燉」兩種工作交互循環，還要注意專精與博覽，「莫問收穫，但問耕耘」，「優遊涵飲，使自得之」。(原書頁 44 至 45)

給梁思永的教導，希望他能將哈佛學的考古專業知識，把握回中國的機會，跟著學習實務的經驗，屢屢為之安排張羅而費盡苦心。(原書頁 47 至 48)

給梁思莊的選擇專業教導，他以為圖書館學與生物學是可以考慮的，原先是安排她唸生物學，但因為她沒有興趣，梁啟超知道後趕緊去信表示關懷之意：

聽見你二哥說你不大喜歡學生物學，既已如此，為什麼不早同我說。凡學問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，往往事半功倍，你離開我很久，你的思想近來發展方向我不知道，我所推薦的學科未必合你的式，你應該自己體察作主，用姊姊哥哥當顧問，不必泥定爹爹的話，但是新學期若已經選定生物學，當然也不好再變，只得勉強努力而已，我很怕因為我的話擾亂了你治學針路，所以趕緊寫這封信。(原書頁 50 至 51)

由此可見，梁啟超有廣博的知識與目光，能給兒女良好的指導，但他並不強迫，往往尊重兒女才性發展，使之卓然自立。

三、文革對知識份子傷害的縮影

作者在最後尾聲〈艱難的祖國之戀〉一章說「公公一生主張變革，為振興中華大聲疾呼，卻以失敗告終。他的兒女們個個熱情地為國家工作，卻在歷次運動中受到殘酷的打擊和迫害」，讀來是挺令人感慨的！

康、梁 1898 年「公車上書」改革運動的失敗，往後孫文革命的成功，注定了革命佔上改良派的優勢；但是，歷史真是作弄人，革命的結果，是軍閥混戰、國共內戰、文革

鬥爭，一連串的內耗，民生經濟凋弊，中國陷入元氣大傷的局面。

一直延續到文化大革命之後，中國重新走向改革開放的路線，「告別革命」的提出，似乎又回頭證明梁啟超的漸進式改良路線才是合乎中國國情的。當然，歷史無法假設，梁啟超當時的改革見解若能實現，今日又是什麼景況，會比現在好嗎？誰知道。

大陸十年文革的慘痛，到底造成多少傷害？遺憾是，大陸迄今沒有人敢公開研究，這到底是什麼因素呢？在海外已經有文革資料光碟版的完成，在中國卻仍不能有專門研究文革的刊物，這說明文革只能在海外研究（注 7）；當中國現當代史的研究禁忌消失了，一部文革史才能在中國本土開花結果。文革時期對知識份子的傷害究竟有多大，現在雖不能完全統計出來，但本書對於梁啟超兒女的遭遇的詳盡描寫，卻反映出那個時代家庭悲慘命運的一幕縮影。梁從誠說「梁氏家族全軍覆沒」(原書頁 284)，這句話說盡了文革時期一個最優秀的知識份子家族的命運。

1. 試看作者婆婆王桂荃受到的折磨：

做為「保皇黨梁啟超的老婆」，全部財產被抄盡，住房被侵佔，被趕入陰暗的小屋裡，八十五歲高齡每天還要出來掃街，這時她已是腸癌晚期，不但得不到醫護，精神肉體還飽受折磨。(原書頁 30)她抱著屈辱和遺憾，默默地痛苦地離開了人世，沒有親人在身邊，沒有留下一句遺言，最後連骨灰都不知在哪裡。(原書頁 91 至 92)

2. 作者大姨梁思順的命運也很悲慘：

紅衛兵不許她的保姆給她做飯，年過七旬又體弱的她，生活已難自理。紅衛兵多次毒打下，她於 1966 年悲慘地死在自己的家裡。和王桂荃的命運一樣，沒有任何親人來和她訣別，因為她的弟弟妹妹們以及孩子們不是「反動權威」就是「反革命份子」。(原書頁 155)

3. 我們看作者母親、圖書館專家梁思莊的命



運：

文革開始不久，他就被揪出來示眾。她胸前的牌子有兩個花樣替換著，「反動保皇派梁啟超之女」和「反動資產階級權威梁思莊」。……她每天被迫穿著旗袍在圍著鐵絲網的網球場裡和一群「牛鬼蛇神」一起在烈日下拔草，供全國各地的串聯者像圍觀動物園一樣、開現場批判會。……又一次要這年近古稀的老太太去搬幾十斤重的鋼絲，她勞累過度，回家大咳不止。(原書頁280至281)

4. 中國最出色的建築家、主張二戰保護日本古蹟、堅持北京古城牆不拆除、中共國徽設計者的梁思成，他在文革的待遇：

被打成「反動學術權威」，他不斷地遭到批鬥，人格受到各種侮辱。他被趕到兩間四面通風的小破屋去住，還要時常受到造反派和各種趁火打劫的壞人的勒索、打罵。(原書頁198)

看見梁思成批著一件黑色長褂，手裡捧著一尊佛像，站在建築館門口被人批鬥，胸前掛著一個大牌子，寫著「反動學術權威梁思成」。(原書頁201)

長輩親戚在文革的遭遇，對於一個善良的女子來說，可說是永生難忘的噩夢，不僅僅是價值觀與是非道德的扭曲，也是人性最椎心刺骨的煎熬！作者自言道：「至今，每當我想起無辜的婆和大姨的悲慘的死，我的心就會顫抖！」(原書頁155)作者對於自己母親無法正常見面，卻只能在排隊買飯偷偷以目光傳遞親情，有一幕心悸骨驚的特寫：

那時我和媽媽唯一能見面的機會就是在大膳廳排隊買飯的時候，每天中午十一點半，關在二十八樓「牛棚」裡的「牛鬼蛇神」們都排著隊，每人夾著一個飯盒到大膳廳的賣飯窗口買飯，每天此時我都躲在一個角落裡偷偷看著媽媽買完飯，再排著隊離去，我再自己去買飯。這一切她一點都不知道。有一天輪到我們教研室教師賣飯，正巧「牛鬼蛇神」們就在我所站的窗口買飯，只見媽媽在

隊伍的後面遠遠地向我微笑。當我見到這熟悉的慈祥微笑時，心酸得難以自制，我把目光移開，一勺一勺地去分菜，當媽媽走來時，我特意給她一大勺菜，低著頭不看她，但她還努力提高嗓門，對著我笑瞇瞇地說：「這菜真好吃！」我知道她在暗示我：「媽媽很好，妳放心！」我忍了很久的眼淚頓時流了滿臉。教研室另一位老師立即把我推到一邊，輕輕說：「快擦掉眼淚。」我真恨自己太脆弱了，我只會哭，叫媽媽不放心，媽媽多堅強啊，自己身陷「牛棚」，還這樣樂觀，真是一個名副其實的「壓不扁的皮球」！(原書頁283)

吳荔明教授筆端帶有濃厚的情感，因此一氣讀來，令人情緒不能不與其文字牽引悸動。對於梁思成的遭遇，作者以疑惑的口吻：

當他被打成「反動學術權威」後，迫使我要去了解他到底「反動」在哪裡？我實在無法想通。(原書頁203)

在一個天翻地覆、無法無天的時代，人格尊嚴完全掃地，對人無法理解，的確，她的疑惑，也是今天大家的疑惑！

本書完全是作者親人的一生遭遇，有許多還是親自見聞的回憶，因此格外感人，是一本很值得咀嚼深思的好書。

當然，本書也有美中不足之處。由於梁啟超的家書絕多數是以毛筆行草字體書之，本書作者有少數個別的字辨識有誤，如頁48「跟著歐洲著名學者作一度冒險□□的旅行」句，作者注無法讀出兩個字，疑為「之類」，翻檢手跡影本，應為「吃苦」；又「大約到家只能住一兩天，便須立即趕路」句，「即」字應為「刻」字。頁51「所以趕緊寄這封信」句，「寄」字應為「寫」字。

也有部分文字是校對的問題，如頁16「先室李夫人，實貴築京兆公諱朝儀之季女，……舉家躬耘獲以為恆」句，「築」字應為「筑」字，「獲」字應為「穫」字。又如頁23第四行：



以下是假字三個子女長大成人：大姨梁思順三個子女長大成人：大姨梁思順

不但文字不通，標點亦怪異，應是電腦排版不小心誤按鍵盤所致，此行當刪除。頁54「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六日的信中寫道」句，「九月二十六日」應為「九月二十九日」。頁56註解17「68頁」應為「328頁」。頁207「賣國求榮的西太后」句，「西太后」應為「西太后」。頁209註解8「人間十月天」應為「人間四月天」。頁293「每班八小時日夜三班倒」句，「倒」字應為「制」字。頁299「你最愛的BooBoo 一九八六年午月三十一日」句，「午」字應為「五」字。

此外，作者序言「台灣歷史語言研究所王森教授提供了傅斯年給朱家驊的一封信」，除了「王汎森」失校為「王森」有誤之外，把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」改稱「台灣歷史語言研究所」，這種情況就像從前我們書寫大陸的機關，都要加個長方形框框，以示不承認對方政權的合法性。可見兩岸同文同種，意識形態仍受政治之干擾，彼此並不尊重對方平等地位。這是吾人最感悲哀之處。

注釋

注1. 梁啟超，〈三十自述〉，《飲冰室文集》台北：臺灣中華書局，1983年12月，臺3版之十一。

注2. 陳應襄，《民國文人》，台南：長河出版社，1978年1月，再版，頁22。

注3. 謝國楨，〈我的治學經歷〉，收在夏曉虹編《追憶梁啟超》，北京：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，1997年1月。本書作者頁321引謝國楨於1979年8月12日〈梁啟超先生少年逸事〉的後記云「先生朗誦董仲舒〈天人三策〉，逐句講解，一句不遺」。

注4. 黃伯易，〈憶東南大學講學時期的梁啟超〉一文，收在《文史資料選輯》，第九十四輯。

注5. 李任夫，〈回憶梁啟超先生〉，收在夏曉虹編，《追憶梁啟超》，北京：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，1997年1月。

注6. [日]狹間直樹編，《梁啟超·明治日本·西方—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共同研究報告》，北京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2001年3月，頁211。

注7. 聯合報2002年1月27日報導香港中文大學即將出版《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》原始資料彙編，主編說海外有說不盡的文革，而中國大陸卻是被禁忌的文革之「奇特現象」。筆者在北大就學期間，曾經歷一件印象深刻大事：在北京思想界影響力極大的《東方》打算1996年出文化大革命三十週年專刊，不幸在出刊前遭到查禁，主編只好忍痛將文章全部抽掉，於是形成有封面標題卻無內文的「奇特現象」。

